



西方绘画大师经典作品
杨参军主编

伦勃朗

REMBRANDT

李文东编著

 山东美术出版社

西方绘画大师经典作品

杨参军主编

伦勃朗
REMBRANDT

李文东编著

 山东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绘画大师经典作品. 伦勃朗 / 杨参军主编; 李文东
编著. —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330-2543-4

I. 西… II. ①杨…②李… III. ①绘画—作品综合
集—世界②油画—作品集—荷兰—近代 IV. J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8060 号

策 划: 柯瑞华
责任编辑: 柯瑞华
装帧设计: 王承利

出版发行: 山东美术出版社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mspub.com>
E-mail: sdmschs@163.com
电话: (0531) 82098268 传真: (0531) 82066185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顺河商业街 1 号楼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 86193019 86193028

制版印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5 × 635 毫米 8 开 15 印张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圣洁之光

——西方绘画大师作品给我们的启示

杨参军（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教授）

今天，人类生活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物质文明也取得了令人炫目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开始面临着诸如气候变暖，生态环境遭到不断破坏并且逐渐恶化的全球性问题。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图像时代，各种数字、媒体等虚拟的和复制的影像潮水般涌入我们的眼帘，不管你是否情愿，你都无处躲藏。可是，今天我们知道的越多，看到的越多，却离自身周围的生活真实景象越远。“假作真来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当虚拟的图像成为我们不能不接受的真实时，生活的真实世界反而变成了虚拟的假象。在现实中，我们经常觉得精神恍惚，茫然无措。

今天，当我们拿起画笔，也常有彷徨踌躇之感，常怀疑这种传统的手艺方式在今天各种“新观念”艺术的冲击下还有它引人注目的可能吗？它还能继续承担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精神感知和表现，进而传达出新的视觉样式吗？在西方，随着像贾克梅蒂、莫兰迪、巴尔蒂斯这样的绘画大师的去世，我们已鲜见那种既有深厚博大的精神品质，又有精湛技艺的油画作品。当然，弗洛伊德、霍克尼、阿里卡等画家仍在创作新的画作，还常带给我们一丝安慰，但从整体上看，绘画早已被各种“新观念”的艺术样式挤到了边缘而式微了。真正能代表西方伟大传统的大师的作品，我们只能在博物馆里瞻仰。

然而，在中国画坛却有着和西方不同的情景。众所周知，中国油画发展的百年历史，是我们由西方引入和学习的历史，但同时也是中国油画家们不断将学习到的技巧自觉融入自身的内在精神追求和现实体验之中的历史，也是不断将西方的表现语言放置于中华民族精神中进行持续拷问和反思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油画这一舶来的画种也逐渐成为中国画家表达自身情感的载体，形成了自身的精神品质和油画语言，油画艺术也早已成为中国画坛思想最为鲜活、形式最为多样、表现力最为强烈的画种之一。当然，我们也深知自身存在的问题，比如，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油画创作多因政治的需要，我们只是学习西方油画写实的技巧，将西方写实技巧简单地拿来表现中国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主题，缺少对西方绘画本体和形式的深层研究。

而上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1985年以后，又出现了简单地模仿西方现代诸流派样式和观念的倾向，也同样是缺乏对西方艺术进行深层研究的表现。时至今日，我们仍常能看到有些青年画家不问青红皂白地将西方的某种模式直接地拿来，套上本土内容的模仿之作，进而越来越将油画形式符号化。我们正在缺失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的视觉审视和体验的敏感和耐心，我们正在缺失对油画所特有的技术特征的持守和玩味，我们正在缺失对绘画本体的学习和研究。

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学习不应结束，对西方传统绘画大师的研究也不应停滞，热爱油画的青年学生们更应正确地认识到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学习西方传统油画，当然不是照搬其模式和风格，而是应在不断地学习和研究中拓宽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修养，并在其中找到具有某种共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以启迪我们的创作本身。我想，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西方绘画大师经典作品》也正是基于此目的。

伦勃朗、维米尔、委拉斯贵支、拉图尔四位西方油画大师均生活在17世纪的欧洲，他们国籍不同，画风各异，但其作品都闪耀着大师们所特有的光彩。

对我来说，伦勃朗的原作曾看过很多，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20多年前在上海参观“哈默藏画展”时，第一次见到他的作品《朱诺》时的感受，朱诺的脸庞掩藏在黝黑的背影之中，神色坚毅又朦胧，像一盏烛光一样忽明忽暗，让人顿起肃然之心……当然，真正更完整地阅读他的作品还是1995年在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中，站在他的《夜巡》画前，才真正感受到伦勃朗处理宏大场面的非凡能力，远远望去，巨大的画面上暗部占据了绝大部分，而光亮部分的形状却像金色的乐符一样有节奏地在画面散开，烘托出了以班宁·柯克为中心的这批射手的生动的形象，整体画面通体透明，闪烁着珥琅质般高贵的光华。

今年夏天，中国美院油画系的教师们集体赴俄罗斯考察，在圣彼得堡的各博物馆里再次与伦勃朗的作品相遇，实在令人兴奋，其中，印象最深的当数他晚年的作品《浪子回家》。我们

知道，从17世纪60年代起，伦勃朗的视力渐渐衰退，当时他已放弃了铜版画的制作，但在油画上却显现了更加放逸的风格，画面中的人物同样被处理在“伦勃朗式”的深度空间中，但形体却显得更加概括和简练，笔触奔放、厚重、洒脱，呈现出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在伦勃朗的画面中，呈现着一种“光”的特质，这光总是让人觉得厚重和纯洁，透出某种宗教和人生沧桑的沉重感，这或许正是他生命体验的真实写照吧。

维米尔和伦勃朗属于同一个国度和同一个时代。维米尔存世作品中的每一件都让我们怦然心动。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在欧洲各博物馆中寻找维米尔的踪迹，这位17世纪荷兰最为独特的风俗画家一生共画了40余件作品，而每件作品尺寸差不多只有40~50厘米，但每一次我在博物馆众多的巨幅藏画的夹缝之中看见他的“小作”时总是惊喜万分，他的画面能让你徘徊品读而忘却时间。维米尔的画面总是静谧而温馨地呈现出当时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安详和自足。他也善于画光，那是窗外漫射的温柔之光，他将生活中平凡的现实场景送入了一个充满温情和梦幻的境界之中，让人遐想和沉思。在光的沐浴中，一个个现实生活里的妇女形象表情含蓄而朦胧，耐人寻味。他的笔法细腻，物象塑造混沌厚实，同时，他特别注重画面的切割，背景上的画框、窗帘上的帷布、地板上的方格……组成了画面中抽象的结构，营造了一种神秘的意境，形成了他独特的绘画语言。

前不久在上海博物馆看到了一幅委拉斯贵支表现侏儒的肖像画，我又一次感悟到这位伟大的西班牙画家作品中呈现着的独有的灵气和才情。在冬宫美术馆，我曾细细品味过他画的一幅巴掌大的肖像，和挂在左右两边的巨幅宗教绘画相比，它实在是太小了，但又实在是画得太妙了，面部线条整体明确，色彩透亮，栩栩如生，但近看时却只见稀薄而飘逸的笔触一扫而过，根本无法找到他具体刻画痕迹。

在委拉斯贵支的画中，无论是《宫娥》、《纺织女》那样的

巨幅作品，还是像《矮子塞巴思格安》那样的小幅肖像，同样弥漫着一种光，这光在他稀薄如水彩般的笔迹中常常转化为晶莹的气韵，烘托出一种高贵典雅的油彩品质，经久而魅力无限！

拉图尔的绘画更是充满了光的意蕴，他的作品并非仅是美化生活或只是使画面富有诗意，而是借《圣经》题材来表现光的效果。他的《木匠圣约瑟》虽也表现的是宗教题材，但画面上却塑造了一位现实生活中朴素诚挚的农民形象，整个画面完整而简洁，并被一种棕色所笼罩，显得庄重而神秘。烛光造就了他画面静谧和简约的形式意味，构成了他独特的绘画面貌。

上述四位大师的绘画无不呈现出这样几个特征：首先，他们都在自己的绘画中真实地表现自己的视觉体验，这种体验无疑来自他们对现实生活深刻而细腻的观察，那是艺术家对当时时代生活内在感悟的真情表露，并经长期锤炼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和语言。其次，他们的绘画在形式上超越了前人，特别是在光的表现上，每个画家都有自己鲜明的表现特征，开辟了西方绘画新的视野。第三，他们的绘画重视技巧表现，这种技巧与他们深厚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视觉感悟有机地融为一体，倾其一生的磨历愈久而弥坚，他们的绘画穿越时空，永远感召着我们的心灵，他们的绘画中闪烁的光辉永远给后辈学子以启迪！

1606年7月15日,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出生于离阿姆斯特丹不远的莱顿。伦勃朗的父亲是个磨坊主,母亲的娘家是开面包坊的。3年后,宗教改革引发的西班牙和尼德兰共和国长达40多年的战争宣告结束,双方签订了停战12年的协议。尼德兰共和国连同年幼的伦勃朗注定要一起迎来他们的黄金时代。在伦勃朗的青少年时期,阿姆斯特丹聚集了欧洲各国的商贩,靠发行股票而筹集到巨款的探险家们蜂拥到印度的殖民地成立东印度公司,他们又从印度赚取了源源不断的金钱运回欧洲。

在这个普遍信奉新教的越来越富裕的共和国里,用以装修豪华的宫殿和富丽的教堂所需的大型绘画并不走俏,但画家们的主顾依然众多。腰缠万贯的巨商和大量生活富足的中产阶级、商人和富有的市民热衷于买画装饰他们的家庭和办公场所,不让一面墙空着。他们视购买艺术品为天经地义,当时的殷实之家往往还要单独设一间陈列室来展示绘画和其他艺术品。英国人约翰埃·弗琳写道:“在这里,图画是非常普遍的,没有哪一家做生意的不挂上几幅画。”人们可以从画家那里直接买画,也可以从画店订购或在拍卖行竞价购买,在集市上也有卖画的摊点,在这种形势下,贴近当时现实生活的肖像画、风俗画、风景画、静物画流行起来,成为荷兰美术的主要体裁。17世纪的荷兰产生了大量的画家,市场的要求也使画家们在创作的样式、体裁、题材上专门化。

伦勃朗14岁进入莱顿大学学习法律,很快他发现自己不适合做一名律师,就退学改学绘画。他首先在本地著名的画师雅各布·凡·斯旺恩布尔赫(Jacob van Swanenburgh)的画室学习了3年,打下一定的绘画基础后,去了阿姆斯特丹,跟随彼得·拉斯特曼(Peter Lastmann)学习油画技法,学了6个月,就回到了莱顿。由于伦勃朗刚出道,订单并不多,他在莱顿开设自己的画室教画画赚钱,同时也进行创作。伦勃朗少年时曾在莱顿的拉丁语学校学习宗教,对《圣经》很感兴趣,最早的一批作品都是《圣经》题材,效果上受到老师拉斯特曼的影响,背景明亮,但人物塑造是伦勃朗式的,如雕塑般结实又有些朴拙,《托比特和安娜》

(Tobit and Anna)、《巴兰和他的驴》(Balam and His Donkey)等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1628年后,伦勃朗开始对“光”感兴趣,卡拉瓦乔的明暗对照法给了他很深的影响,《神庙里的献礼》(Presentation in the Temple)便是这一改变与过渡时期的作品,兼有两个时期的特点。此后,他的画面的明暗对比开始变得强烈起来,这也成了伦勃朗最具特色的绘画原则。此后,伦勃朗的才能终于被普遍地承认了,他离开莱顿到阿姆斯特丹发展,那是个商业气氛浓厚的城市,伦勃朗在与当地画商接洽后,开始大量画穿着华丽服装的肖像画,顾客很满意,伦勃朗也日夜忙碌,以至于觉得去意大利学习是浪费时间。

1632年,阿姆斯特丹公会和慈善机构要装饰他们的会议厅,伦勃朗应邀创作了《杜普教授的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Nicolaes Tulp)。在这张画中,卡拉瓦乔式的光影效果被运用得炉火纯青,这张画给伦勃朗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使他名声远扬,订单源源不断,画价也节节攀升。

事业上走上正轨的伦勃朗在个人生活上也进展顺利,两年后,也就是1634年,伦勃朗终于追求到贵族少女萨士基亚并与之完婚,他为此创作了《画家和他的妻子》(Rembrandt and Saskia in the Parable of the Prodigal Son)。接下来的几年中,伦勃朗画了很多萨士基亚的肖像画,两人的感情生活很好,但萨士基亚的身体状况并不乐观,还得了肺病,这种病在潮湿的荷兰是很难治愈的。这段时间里,伦勃朗成了命运的宠儿,富有的伦勃朗买了紧俏地段的豪宅,又收集了很多古董和珠宝,他尤其喜欢古代衣物和精美的小饰物,这些都被用作作画时的道具。

1632年到1642年,伦勃朗享受了10年顺利富足的生活。

1642年,阿姆斯特丹射击手同业公会委托伦勃朗绘制团体肖像。团体肖像是当时荷兰盛行的绘画题材,是由行会团体成员集资请画家绘制集体像,哈尔斯和凡·德·赫尔斯特都画过类似主题。伦勃朗没有像当时通行的那样让民兵军官们一字排开或集中到宴会桌上,而是选择了描绘他们在中午走出军械库去执勤的场景。他以几个被照亮的身躯把众人分成了几组,一部分人被推到

了暗调子的背景中，突出了焦虑不安的现场氛围，造成了具有戏剧性的深邃空间。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伦勃朗的用光，他继承并发展了卡拉瓦乔式的明暗对比的戏剧性光的美学法则，表现构图上的主次关系和画面上丰富无比的节奏运动，他利用光亮突出画面的主题内容，也让阴影弱化和消融次要的因素，并且利用明暗的错综交替来表现深远的空间感觉。伦勃朗先于同时代的很多画家认识到光是一切形体和色彩的依据，没有光也就无所谓形和色。时隔近400年，我们仍然可以在他的这一杰作和很多其他的画作中看到伦勃朗笔下的色彩好像是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的，光线照射在物体上，使之焕发出光辉，并闪烁着灿烂的色彩。

然而，1642年的粗鲁的民兵们对此无法认同，他们对于自己出了同样的钱却没有露出一样的脸感到迷惑和愤怒。难道出了一百银币就是为了让画家画一个后脑勺，或者被别人遮住一半脸吗？有人甚至幽默地说自己出钱不过“做了一片富有生机的阴影”。射击手公会拒绝接受这一作品，继而将伦勃朗告上了法庭，这事闹得沸沸扬扬，公众还给伦勃朗起了个绰号——“黑暗王子”。此后，很少有人和团体再来请伦勃朗画肖像了。祸不单行，伦勃朗的爱妻萨士基亚在这一年的夏天因肺病去世了，而且是在她刚刚生下一个儿子后不久。在这之前，这对夫妇已经生下了3个孩子又送走了3个孩子，这个唯一留下的儿子成了伦勃朗唯一的安慰。毋庸置疑，这一年对于伦勃朗来说是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这一切不幸对他来说仅仅只是漫长噩运的开始，也是他的艺术观与荷兰中产阶级艺术趣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开始。

对于绘画理解的深入伴随着初尝人世艰辛的体验，使伦勃朗的画风发生了改变。伦勃朗逐渐放弃了细腻平滑的画面效果，开始用较厚的颜色塑造对象，再用透明色加以罩染，使得黏稠的油画颜料产生出独特材料美观。他的画作具有如此美妙的画面肌理，只有后世的凡·高（Van Gogh）和弗洛伊德（Lucian Freud）能与之媲美。但超越时代的审美往往无法拥有合格的欣赏者，同时代的人看惯了细腻光滑的肌理的和典雅的色调，对伦勃朗那浑浊的色彩和粗放的笔触很不理解，戏言说伦勃朗的油画可以被牵着鼻

子走。

伦勃朗对于自己的不合时宜并非没有认识，相反地，他对自己的艺术观和人生观进行了清醒的剖析，他详细描述了他在试图适应外部条件时的内心挣扎，他说：“曾经有一个时期，我常常假装自己是个大贵族，那是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喜欢穿得阔气，喜欢想象自己是真正的上流人士，当然，萨士基亚是，而我是一个磨坊主的儿子，我的哥哥是个鞋匠，全世界所有的绫罗绸缎和一切的装饰打扮都决不会使我有何改变，那段时间里，我刚刚结婚，一年后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需要钱，所以我要拼命挣钱，但是，这只能使我做一个很好的工匠。我不希望这个样子。这就是我按照自己的方式作画的原因。当然，我应该讲求实际，按照他们的要求去作画。但是，好多时候，我自己也曾经偷偷地试过，而且很下工夫地尝试过，但是我做不到，一点也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我有些癫狂了……我并不想责怪那些人，因为我听说，人们在指责我太骄傲或者高傲，不肯改变我的绘画方法。事实上不是我太骄傲或者太高傲，我只是改变不了——这就是全部实情。所以，我固守自己的路线，而且我想，我要固守到走进济贫院或者坟墓为止。如果有人在我的坟墓上立一块碑，并且上面写上‘这里埋着一个傻瓜’，那么，在这个人的一生中，可能在他订制的这块碑的那天他做得最正确。”

在艺术上的自省与要求使得伦勃朗无法再画那些可以让他很快摆脱困境的画；失去妻子后，不善料理日常生活的伦勃朗和女仆住在了一起，并生了一个女儿，为此，他被教会谴责过着“罪恶的生活”，更没有人来求画了。放高利贷者频频光顾伦勃朗曾经光鲜的大宅子。1657年，走投无路的伦勃朗卖掉房子来抵偿债务，家具和油画也低价卖掉了。

贫困潦倒的伦勃朗开始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身边的形形色色真实存在的人，屠夫、厨娘、乞丐、瘸子、盲人等等，经常地出现在他的速写中。也许与他早年的宗教教育有关，他创作了大量的宗教题材作品，他让身边的这些小人物穿上古代的服装，扮演《圣经》和神话的形象。波提切利、拉斐尔笔下的人物多健壮而俊美，强调形象的唯美，张扬人的魅力，与文艺复兴

时期的大师不同，伦勃朗则更倾向于现实：《达那厄》(Danae) 圆滚滚的身体就是个健壮的乡下女孩；为以色列王大卫垂涎的《入浴的拔士巴》(Bethsabée) 在伦勃朗画中是个身材不怎么样的中年妇女；等待托比的莎拉像是个粗手粗脚的女仆；《甘尼美德》(Ganymede) 被鹰抓住后一边大哭一边吓得撒尿——最为孩子气而又传神的是手里还抓着几颗樱桃……甚至在描绘圣家族的作品中，伦勃朗也都融入了世俗家庭生活的细节，把圣人安排在清洁而朴素的荷兰家庭。所有这些神话和宗教人物都不再是唯美或理想的人的形象，他们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荷兰底层的民众。伦勃朗开始越来越多地选择那些反映深刻人性的题材，认真揣摩他的模特，然后在画中细腻地展现他们的心灵，他在宗教题材中注入了父爱、怜悯、宽恕的情感，也寄予了自己的坚定信念。

找不到模特的时候，伦勃朗不得不画他的儿子、女儿、好友和自己。他不喜欢美化被画人，更反感站在画架前被人指挥着画画，画自己和这些身边的人就不用担心被提各种要求，可以安心地按自己的想法画。目前，可以知道的是伦勃朗一生画了90多张自画像，他喜欢将自己装扮成各种角色，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到风月场上的浪子，从身着戎装的武士到文艺复兴时代的廷臣，从土里土气的农夫到古代东方的圣徒，他意味深长地刻画了不同姿势和身份的自己，直到并不如意的生活在他脸上留下深刻的印记。伦勃朗对描绘老人特别有兴趣，早年就画了不少父母的肖像。也许是从老人的脸上更容易窥探出人世的沧桑和表现深沉的人性，面对着那些布满皱纹、愁苦中透着无奈的面孔，我们确实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内在的美，一种深刻地体味和包含人性的美——在这一点上，即便是鲁本斯或是委拉斯贵支也远为逊色。200多年后的凡·高曾经说：“如果能够让我在这些画像面前待两个星期，即使没有面包我也愿意。”

伦勃朗生命的最后阶段可以用穷困潦倒来形容，但他的艺术造诣并非没有知音。80岁的哈尔斯(Hals)曾托朋友把自己的奇异发现告诉伦勃朗：“贫穷是任何一个画家都可能遭遇的最好的事情，因为你穷了，你就买不起年轻时你父亲出钱买的那种昂贵颜料，你必须仅仅用两缸或三缸的颜料，而且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

学会不用红黄蓝等原色来绘画，你会用色彩来暗喻事物。”

1662年，伦勃朗接到了人生中最后一幅订件，为阿姆斯特丹的布商同业公会画一幅群像。布商们在阿姆斯特丹的画家中犹豫不决时想到了伦勃朗，伦勃朗也想通过这幅画恢复自己在画坛的地位，他精心创作了《布商同业公会》(Members of the Drapers Club)，画作精心设计了布商开会的场景，人物也被表现得十分自信。但这幅作品并没有受到布商们的青睐，他们认为画中的自己“太一般了，而且姿势也不够端正”。

1668年，伦勃朗和爱妻唯一的儿子提杜斯因急性内出血而死，伦勃朗大病一场。1669年10月4日，伦勃朗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随着1675年维米尔的去世，荷兰绘画的光辉时代结束了，又过了将近二百年，伦勃朗的名字才享有广泛的声誉，他那现实主义的深刻的心理描绘，他那无与伦比的运用明暗的技巧都是美术史上无法逾越的高峰。

伦勃朗一生留下600多幅油画，350多幅蚀刻版画，1500多幅素描。他的一生跌宕起伏，经历过一个画家渴望拥有的辉煌的世俗成就，但与大多数的平庸画家不同的是，伦勃朗对于自己在艺术上的选择始终坚持遵从自己的感受，不向世俗的趣味让步，这种坚持给他带来了悲惨的下半生，也给他带来了卓绝的艺术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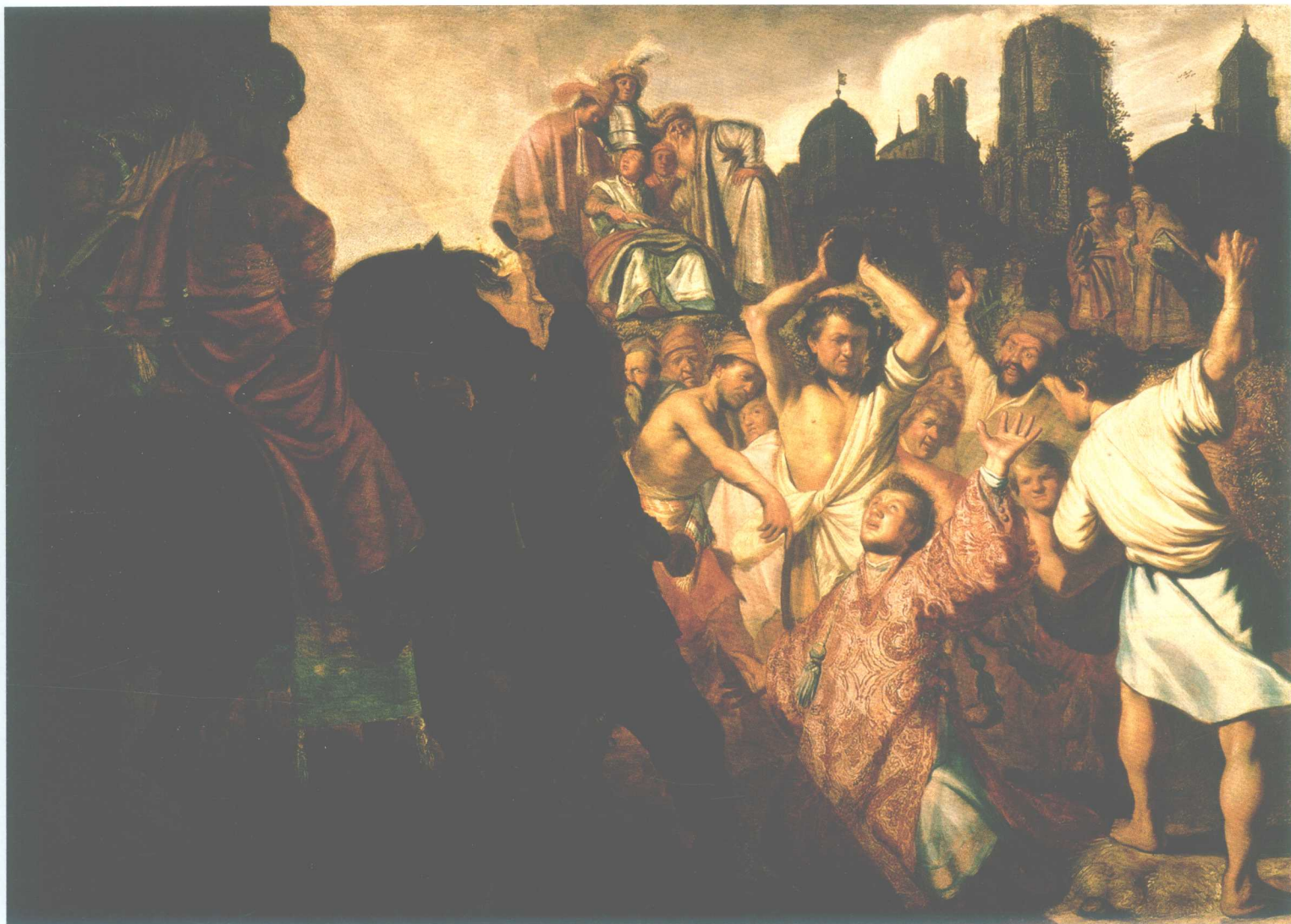
目录

总序

伦勃朗

图版

- | | |
|----------------------|------------------------|
| 9 《圣经》故事 | 62 圣家族 |
| 10 托比特责怪安娜偷小羊 | 63 圣家族 |
| 11 沉思的学者 | 64 装扮成东方人的老人 |
| 12 学者 | 65 女仆头像 |
| 13 学者 (局部) | 66 圣家族与天使 |
| 14 画家的父亲 | 67 圣家族与天使 (局部) |
| 15 雇佣兵 | 68 为长老所作的素描 |
| 16 画室里的青年画家 | 68 苏珊娜和长老 |
| 16 伦勃朗的画室 | 68、69 苏珊娜和长老 (局部) |
| 16 室内的自画像 | 70 自画像 |
| 17 室内的自画像 (局部) | 71 基督头像 |
| 18 艾莫斯的晚餐 | 72 托下巴的女孩 |
| 19 犹太还回三十个银币 (及局部) | 73 拿扫帚的女孩 |
| 20 自画像 | 74 黄头发的男子 |
| 21 老人像 | 75 自画像 |
| 22 装扮成古代人的男子 | 76 古装男子 |
| 23 装扮成古代人的男子 (局部) | 77 长老像 |
| 24 少女肖像 | 78 市长像 |
| 25 年轻女子肖像 | 79、80 市长像 (局部) |
| 26 削鹅毛笔的人 | 81 穿有毛皮边大衣的男子 |
| 27 古怪装束的人 | 82 《圣经》故事 |
| 28 杜普教授的解剖课 | 83 《圣经》故事 |
| 29 杜普教授的解剖课 (局部) | 84 《圣经》故事 |
| 30 乔哈尼兹的肖像 | 85 圣乔治 |
| 31 着东方衣裳的男子 | 86 鞭打基督 |
| 32 年轻女子像 | 87 基督头像 |
| 33 基督复活 | 88 基督头像 |
| 34 男子肖像 | 89 戴金盔的男子 |
| 35 自画像 | 90 杰克布祝福乔赛夫的孩子 |
| 36 萨士基亚装扮的女神 | 90、91 杰克布祝福乔赛夫的孩子 (局部) |
| 37 扮成花神的萨士基亚 | 92 读书的提杜斯 |
| 38 年轻的托彼特治愈盲父亲 | 93 萨士基亚像 |
| 39 女子肖像 (局部) | 94 提杜斯 |
| 40 刺杀参孙 | 95 男子像 |
| 41 刺杀参孙 (局部) | 96 男子像 |
| 42 《圣经》故事 | 97 女士像 |
| 42、43 《圣经》故事 (局部) | 98 老人像 |
| 44 工作中的学者 | 99 老年男子像 |
| 45 和萨士基亚的自画像 | 100 摩西 |
| 45 和萨士基亚一起的自画像 (及局部) | 101 以色列和天使摔跤 |
| 46 《圣经》故事 | 102 自画像 |
| 46 布商群像 | 103 提杜斯 |
| 46 女肖像 | 104 提杜斯像 |
| 47 玛丽亚·德莉普肖像 | 105 基督像 |
| 48 绅士肖像 | 106 祈祷的人 |
| 49 黑衣男子肖像 | 107 基督像 |
| 50 老妇人像 | 108 侧面老人像 |
| 51 老妇人像 (局部) | 109 老妇人像 |
| 52 男子肖像 | 110 抱狗的年轻女士 |
| 53 女子肖像 | 111 骑马人像 |
| 54 教士夫妇像 | 112 男子肖像 |
| 54 男子像 | 113 持羽毛扇的女子 |
| 54 男子像 | 114 荷马 |
| 55 教士夫妇像 (局部) | 114 荷马像 |
| 56 红衣少女像 | 114 鲁克蕾蒂亚的自尽 |
| 57 老人像 | 115 鲁克蕾蒂亚的自尽 (局部) |
| 58 自画像 | 116 犹太新娘 |
| 59 妇人像 (习作) | 118 男子像 |
| 60 黑衣老人像 | 119 朱诺 |
| 61 老妇人像 | 120 自画像 |



《圣经》故事 1625年 木板油画 89.5 × 123.6cm 苏格兰美术馆收藏



10 托比特责怪安娜偷小羊 1626年 布面油画 395 × 30cm 阿姆斯特丹国立美术馆收藏



沉思的学者 1627年 木板油画 728 × 603cm 斯图加特美术馆收藏









雇佣兵 1627年 木板油画 40 × 29.4cm 瑞士私人收藏



画室里的青年画家 1633-35年 20.5 × 17cm 洛杉矶保罗杰迪美术馆收藏



伦勃朗的画室 1655年 黑色墨水 20.3 × 13.4cm 牛津大学博物馆收藏



16 室内的自画像 1628年 木版油画 25.1 × 31.9cm 波士顿博物馆收藏